

# 觉悟

JUE WU

4.7

赵大民 编剧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七场话剧《觉悟》，以五四运动为历史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天津的一段革命斗争生活。作者以饱蘸激情的笔触，描绘了周翔宇（恩来）、邓文淑、马骏、范述林等革命青年忧国忧民、为中华崛起而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朴质生动，人物形象逼真。

剧照摄影：宫同泉

### 觉 悟

赵大民 编剧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3 7/8 插页3 字数8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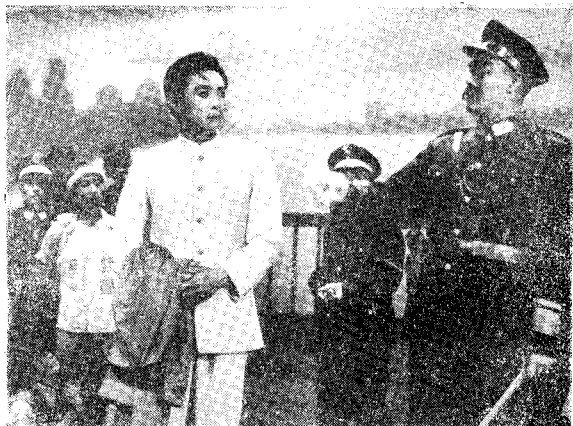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

书号：1015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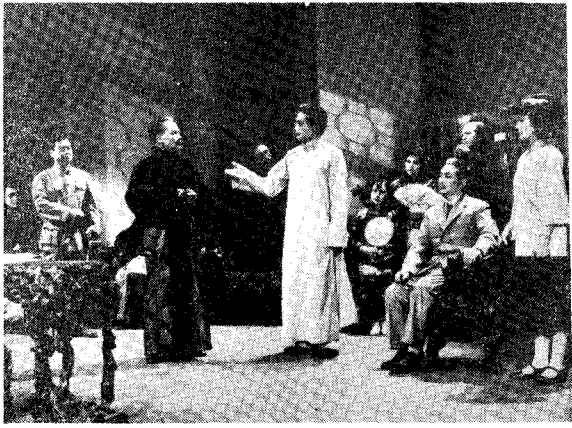
定价：0.72元



第 一 场



第 三 场



第 四 场



第 六 场

## 前 言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是人生最富于理想最有活力的时刻。很多人留恋青春，很多诗人赞美青春。但青春呵，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有的人虚度年华，浪费青春；有的人浑浑噩噩抛掷青春；有的人庸庸碌碌，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消磨青春。随着韶光的流逝，在他们身边只留下了长长的叹息和无穷的悔恨；也有人在革命浪潮中声噪一时，却又象尘埃一样堕入污泥；甚至有些曾是冲锋陷阵的尖兵，叱咤风云的勇士，终因抵不住血和火的洗礼，而有的落荒，有的退隐，有的弃明投暗，被人们所唾弃。历史呵，就是这样无情地审判着人生。

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同祖国的青春、人类的青春交融在一起，使青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为我们前进的榜样，生活的楷模。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具有这样的品格，而周恩来同志，更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我们的祖国，正开始一个新的起步，时代赋予我们更艰巨的使命。面对祖国“四化”前途，我们应该怎样贡献青春？追既往而思来者，周恩来同志的生活道路，曾引起我们很多遐想：他为了解除旧中国的苦难，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他的共产主

义世界观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他青年时代怎样对待祖国和人民？怎样对待朋友和同志？怎样对待个人和前途？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他那具有魅力的性格，动人的风度，超人的记忆，敏捷的才思，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是怎样培养和锻炼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青年所渴求，所向往，因而也是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

温故可以知新，承前才能启后。爱国主义精神，仍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把本剧捧献给亲爱的读者、观众和我们同时代的青年朋友们！

##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菊生（菊花）——十三岁。

邓文淑——天津女师学生，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十六岁。

于方舟——省立一中学生，十九岁。

范述林——南开学校毕业生，二十三岁。

孙倩如——天津女师学生，二十二岁。

孔梦人——年近六十，一个潦倒文人。

马骏——南开大学学生，学联会副会长，二十四岁。

郭隆真——天津女师毕业生，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人，二十六岁。

杨以德——天津警察厅厅长，五十多岁。

杨荫培——杨以德的儿子，省署副官，二十多岁。

周翔宇（恩来）——南开大学学生，《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二十一岁。

马千里——南开大学教师，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四十岁。

孙月庭——商会会长，五十多岁。

李大钊——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三十多岁。

曹锐——直隶省省长，六十多岁。

脚夫甲、乙。

密探甲、乙。

女生甲、乙。

商会董事、经理、车夫、随人、女教士、妓女、看守、警察、卫兵以及男女同学多人。



## 第 一 场

〔一九一九年六月。

〔天津法租界招商局码头一角。一条长堤横贯舞台。堤下可见奔流湍急的海河。堤上有一横牌，用中法两种文字写着“租界”的字样。堤外，灰石栏杆的走廊与旅客候船室相接，几把长椅杂乱地摆在那里。

〔幕启：黎明。天上下着雨。一盏昏暗的路灯尚未熄去，在风雨中飘摇。远处传来隐隐的拉纤号子声。须臾，几个衣衫褴褛的纤夫拉纤过场。随后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有卖糖的、卖烟卷的、卖雨伞油布和卖煎饼果子、锅巴菜的……随旅客一起拥进候船室。

卖烟人 烟卷！飞艇牌烟卷，哈德门烟卷！……买包香烟吧，先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

〔卖伞人上。

卖伞人 卖伞来！中华牌雨伞！（走近一个衣着阔绰的旅客）先生，买把雨伞吧！中华牌雨伞，真正国货呀！先生！

〔旅客摆一摆手下。卖伞人又到别处叫卖。

〔远处一声呼哨，菊生和几个穷伙伴上。向内招手，邓文淑、于方舟和女生甲、乙上。一群脚夫和叫卖者，

立刻围到她们的身边。

邓文淑 （对于方舟）开始吗？

于方舟 （警惕地看看四周，然后点一点头）

邓文淑 同胞们，工友们！现在我们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北京的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他们同意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把山东省让给日本人。这种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暴露了卖国贼的真面目。北京的爱国学生和商民，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五月四号举行了示威运动。他们冒着水龙大刀，不怕流血坐牢，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一个多月来，五四运动的火焰已经燃遍全国……

于方舟 （在文淑讲演时，戒备下，此刻急上）有人。

菊生 （站起看看）不要紧。（与旁边一个小伙伴耳语，小伙伴下，然后对众）跟我来！

〔菊生引众人下场，一巡捕上，被小伙伴引下。稍顷，菊生引文淑等从另一方向上。文淑继续讲演。〕

邓文淑 我们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天津各界父老，决不能示弱！同胞们，工友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携起手来，推倒安福派，振兴中华！

〔群众热烈鼓掌。在文淑讲演时，范述林上。他身着长衫，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虽然已是六月的天气，他仍然围着围巾。〕

脚夫甲 小姐，您讲得太好啦。振兴中华，我们也有份儿，我们苦力联合会，愿意作你们的后盾。

脚夫乙 对。我们这些穷脚行，不会说不会道，总还有一点良心。（亮出写着“良心救国”字样的号坎）看！黄大

哥领我们抱成团儿，就是不给日本人卸货！

邓文淑 谢谢工友们的支持。

〔脚夫丙急上。〕

脚夫丙 黄大哥！

脚夫甲 老四，嘛事？

脚夫丙 刚才大柜通知，叫咱卸船。

脚夫甲 嘛船？

脚夫丙 说是香港来的，保险是国货。人家码子递得硬，一件货这个数。（以手比量）

菊生 嚯，真大方！爹，咱们卸吧！

脚夫甲 不，等船到码头，看准了再说。要是东洋货，给多少钱也不卸！

脚夫丙 那当然。

〔马蹄声，于方舟上。〕

于方舟 密斯邓，马队来了。

邓文淑 赶紧撤。大家也散散吧！（众人分散，转对于）密斯忒于，叫跪哭团作好准备，如果是日货，跟脚行一致行动。

于方舟 瞧好吧！（亮出哭丧棒）这套行头随身携带，给那些大老板二老板添点堵心！

〔马蹄声渐近。〕

脚夫甲 菊生，你带他们从货场后边绕过去。

菊生 哎，姑姑，跟我来！

〔菊生带文淑等下，脚夫等随下。场上只剩范述林一人。〕

〔马蹄声停，四警察奔跑过场。〕

范述林 （自言自语）振兴中华，振兴中华，中华沉睡多年啦。长睡千年何日醒？梦里谁遣警钟鸣……谁来振兴？谁？（由于激动，不停地咳嗽起来）

〔身材苗条、衣着入时的孙倩如上。一个年纪稍长的随人，提着一大包点心跟在后面。〕

孙倩如 述林！

范述林 （迎过去）倩如，这样的天气。你到底还是来啦？！

孙倩如 母亲叫我给你送行。

范述林 怎么？姨母知道啦？

孙倩如 嗯，我告诉她啦！（回身从随人手中接过点心）孙禄，你回去吧！

随人 是啦！小姐，我回去送老爷到商会，过会儿再来接您。  
〔倩如点头，随人下。〕

范述林 （接过倩如手里的东西，顺便向一条长椅走去）倩如，咱们到这边坐坐。

〔二人坐。〕

孙倩如 述林，我始终不明白，姨母来信叫你留在北方养病、读书，你为什么非回南京不可呢？

范述林 这我也说不清楚。也许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也许是久客思乡。总之，从南北议和破裂以后，我觉得以前所追求的东西，越来越模糊啦。现在我的病也好啦。与其留在这儿蹉跎岁月，倒不如回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孙倩如 我总觉得你的看法太悲观。你不觉得“五四”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变化吗？

范述林 我看不出这些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

孙倩如 卖国贼罢免啦，巴黎和会也拒绝签字啦，难道这不是

民意的胜利？

范述林 可是安福系仍然是北京政府的后台，他们的卖国外交是不会改变的！

孙倩如 （还想说服对方，但发现有人走过。将话收住）  
〔此刻有一个乞儿追着一个妓女过场。对面又有一个身着破旧长衫的惜字纸人走过，不时将一些碎纸片拾进袋内。〕

范述林 （无限感慨地）看见了吗？芸芸众生，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孙倩如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吧！母亲对你这次不辞而别很不高兴。

范述林 这怎么是不辞而别呢？我给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孙倩如 就为这个，母亲才叫我来找你。你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展信）“从此退出人生，终老田园，了此一生……”还有什么“愿表妹另适高门，免误终身……”（不忍再读）你……亏你写得出来！（转过头去拭泪）

范述林 倩如，你别这样。你是理解我的，我实在过厌了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孙倩如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的话太伤母亲的心啦，就是为了这个，她才叫我赶到码头，把她的心意转告你——这是她早就打好的两个戒指，今天派人取回来。这一只是你的。（痛苦而又深情地）林，我的心没有变，母亲的心也没有变，你……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

（范仍不接）如果你认为这也是一种世俗和侮辱，那就把它投进海河，让流水去冲刷它的污垢吧！（说罢欲投）

范述林 （一把抓住）倩如！你……你不要再折磨我啦。

〔范述林咳嗽，四下张望欲寻脚夫。

〔菊生上。

菊生 先生，您要扛皮箱吗？（范点头）俺来（扛箱）

〔一警察上。

警察 放下，放下。臭要饭的，走开！

菊生 俺不是要饭的，俺是扛脚的。

警察 扛脚的？有工部局的“拍司”吗？

菊生 拍司？

警察 （亮出拍司）就是这个。

菊生 这个呀，俺没有，俺爹有。

警察 去去，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给我走开！

菊生 （乞求地）老总，俺肚子饿呀，求求您，求求您……

警察 别啰嗦啦，快走！你走不走？妈的，你不走我就……

（举棍欲殴）

〔范述林见状愤愤不平，上前拦阻。

范述林 慢着，箱子是我叫扛的。

警察 （打量范等）你怎么啦？租界有租界的章程！

范述林 这块地方不错是租界。可别忘了，你还是中国人！

警察 （大怒）什么？你敢教训我？

孙倩如 （忙劝解）老总，对不起。（转对范）述林，你这是何苦……

菊生 唉，都是为了俺，不干这位先生的事。俺走……

范述林 小兄弟，你回来。（掏钱）给。

菊生 不不，俺没干活儿，俺不要，不要！

范述林 拿去吧！去买点吃的……（咳嗽）

菊 生 （鞠躬）谢谢先生，谢谢小姐！（冲警察“呸！”一声跑下）

警 察 （欲抓）你……（转对范，讥讽地）你慈悲，你他妈大方，疯子！（转身追菊生下）

范述林 狗仗人势！（剧烈咳嗽）

孙倩如 （劝慰）你病刚好，何苦跟他们治气！

范述林 （余怒未息）中国的事情，就坏在这帮愚昧无知仗势欺人的大小奴才身上。

孙倩如 你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范述林 当然未必，路见不平，替弱者说句话，总该是作人的本份。

孙倩如 你这样的举动，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

范述林 误解？（冷笑）误解什么？无非说我是过激派，说我是疯子！我就是疯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疯子和傻子最诚实。请你不要和我在一起，不要和疯子在一起，免得叫人家误解……

孙倩如 述林！你……

〔这时周围已聚拢了几个人。

范述林 你看他们都来了，都看疯子来了，来吧来吧！（说着跃上高处）同胞们，你们是来看疯子的吧？其实，从疯子的眼里看，最疯最傻的是你们。你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洋人要来了，中国的假洋鬼子也要来了，一切吃人的人都来了！他们张着血盆大口，凡我同胞，无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耍手艺的，从今以后都

是洋人手下的牛羊，锅里的鱼肉，他们要杀就杀，要煮就煮。大好江山，变成了犬羊世界；炎黄子孙，将要沦为最下贱的奴才。可事到如今，我们的同胞还是不醒悟，不团结，还是一盘散沙，弱肉强食，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有钱的压迫卖苦力的……同胞们，猛醒吧！你们大家都是至贤至圣的人，醒醒醒，睡狮猛醒吧！

〔范述林声泪俱下，听众中有人鼓掌，有人窃笑。两个警察过来，迅速将人群驱散。〕

警 察 走吧！走吧！没有什么好听的。

范述林 （仍在大声呼叫）同胞们，奋起吧！

警 察 走吧走吧，别听他的，他是疯子！

〔惜字纸人上〕

警 察 老疯子，你也走开！（夺过他手里的纸兜朝远处扔去）滚吧！（下）

〔老头儿一个趔趄几乎倒地，孙倩如将他扶住。旁边过来几个乞儿，立刻嘲弄起来。他们嘴里念着儿歌：“疯子疯，瞎子瞎，瞎子跟着疯子跑，疯子跟着瞎子爬。”边念边将字纸倒在地上，嬉戏着离去。〕

惜字纸人 罪过呀，不读圣贤之书，不知圣贤之心，人心不古哇……（不停地叨念着、拾拣着离去）

范述林 （慢慢冷静下来，精神疲惫不堪）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芸芸众生，周而复始。你刚才所说的“五四”以来的变化，就象眼前这条海河，风暴来了，波涛汹涌，浪花四溅，似乎要把一切污垢都冲走。而风暴过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是那个旧世界，



愚昧、落后、麻木不仁……

〔在范述林、孙倩如谈话间，马骏、郭隆真上。他们一律学生打扮，英姿勃勃。听到这里，相倾一笑，马骏插话——

马 骏 谁说麻木不仁？

范述林 我……

马 骏 你？

范述林 （出乎意外）哎呀，马骏，密斯郭，是你们哪！

〔大家互相握手寒暄。

范述林 真没想到在我上船以前还能在这儿见面。

马 骏 我们也没想到你会不辞而别呀！

范述林 我想到了南京再给你们写信

马 骏 回南京干什么？躲进石头城里，是当隐士，还是做寓公？

范述林 别开玩笑。我不是隐退，也不是逃避。我病了大半年，每天跟汤剂饮片打交道，误了很多年华，也——想了很多事情。我越来越相信，中国要想复兴，必须振兴教育，启发民智，改变中华民族这种愚昧落后状态。不然……

孙倩如 还是他的教育救国论。

郭隆真 这么说，密斯孙也同意啦？

孙倩如 他要说走，任你是谁也留不住他。何况……

郭隆真 何况我们的密斯孙又是一位温柔的女性，Gently, and soft! 要是我呀……

马 骏 你怎么样？

郭隆真 我要是真的爱他，我就买一把锁头，把他结结实实地